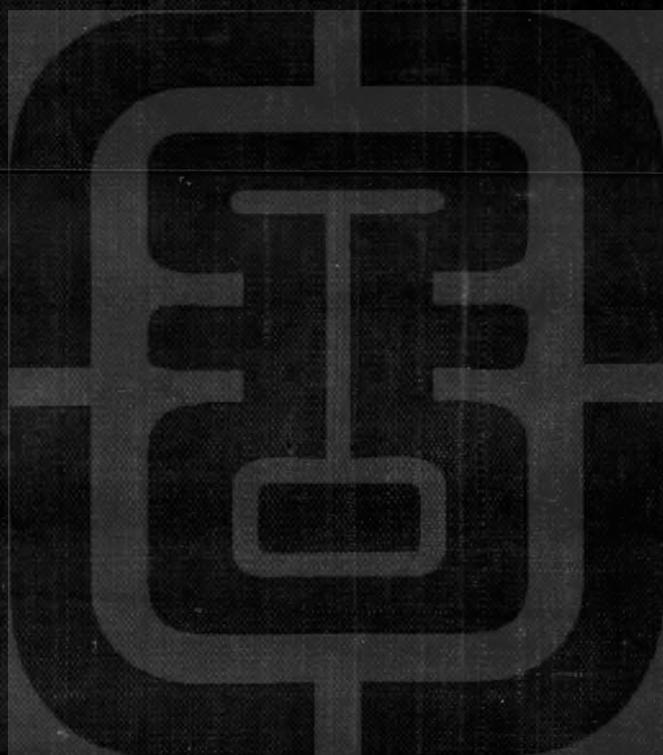


史記

九十六之百四

列傳
張丞相
酈生陸賈
傅靳蒯成
劉敬叔孫通
季布欒布
袁盎晁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張敖
田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

好

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

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是也有罪云歸及沛公略地

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

質

索隱曰小顏云質錡也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

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

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
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趙王耳耳卒
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
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為官號
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為
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
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

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云漢立皇子長為

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

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王

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為客張晏曰為

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

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

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

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

虜矣項羽怒耳周苛徐廣曰四年二月也於是乃拜周昌

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

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

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元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

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

奏事漢書音義曰以上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

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

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

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

張丞相傳

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日期期也陛下雖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昌后

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曰小頭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見周昌為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曰幾是後

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

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名八公其號瓚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

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

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針膠以刀削之故

曰刀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
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
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
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
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
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
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
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
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太臣皆素敬憚之。獨
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頌

張丞相傳

公公彊為我相趙王

正義曰：相談世論云：使周相趙不
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令戚夫人

善事呂后則
其意無艱也

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

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

遷

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林
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照執

為左遷他
皆此類

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

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以

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

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

史大夫

徐廣曰：十年也

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

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

徐廣曰：十一年

高祖

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蓋悼也○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蓋悼章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後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張丞相傳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上音避吏馭示呂

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

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

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

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

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嗣

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皆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裴駟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義曰

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

云徐誤何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

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敖為御史

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類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秦君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鳥為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必覆反謂比方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瓚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曰瓚說為得至

張丞相傳

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

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君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

蒼貴常父事主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

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

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

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

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

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

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

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

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

類徐廣曰一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

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

也同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

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及孫類長六尺餘

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

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

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茹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建有材力開張翹案

張丞相傳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蹶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曰孟康曰主張強弩蹶音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

百人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索隱曰從擊黥

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

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

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

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孝

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

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

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

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

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分行斬

張丞相傳

之

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

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

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

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

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

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

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

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

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煥而煥○索隱曰煥音

乃喚反韋招音而緣反又音軟

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

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

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

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墼垣故他官

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冗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

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

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茂代

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共

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特

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

及今上時柏至侯許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令謚哀侯

張丞相傳

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澤

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

周徐廣曰周人夷吾為莽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

嗣徐廣曰姻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蹠索隱曰妮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兒漢書作蹠蹠音初角

廉謹為丞相備負而已無所

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

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

項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彊人也正義曰

直拙強如木石焉任教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

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
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卒而有
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
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
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
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
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
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

張丞相傳

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
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

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

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

趙君名廣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

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

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

奴婢管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

繁君索隱曰繁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

姓也音婆

十

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
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
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
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
子嗣後坐騎至朝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
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
夫邴吉代

張丞相傳

嗣後坐騎至朝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
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大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
有姦賊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
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
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
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
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
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

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
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
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子丞
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
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
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
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
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
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

張丞相傳

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譎巧而相
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官而
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
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
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
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
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
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
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

縣官坐其旁聽其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
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
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
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
之游官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微然多至御
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
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降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
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
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
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

張丞相傳

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
厄不得者眾甚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

張蒼主計

天下作程

孫巨始絀

秦曆尚行

御史亞相

相國阿衡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

其他姦姦

無所發明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

正義曰酈異

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圍

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者舊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

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

落魄無以為衣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兒也晉灼曰落魄落託義同也。索隱曰

案鄭氏云為里監門吏

正義曰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王蠋對齊宣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

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正義曰徇略也過高陽者數十

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齟應劭曰握齟急促之兒。索隱曰

音鹿角反韋昭云握齟小節也好苛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握齟小節也自用

不能聽大度之言。鄲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

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鄲生里中

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

適近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鄲生

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

所願從。沛公為我先。索隱曰：案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鄲生，年六十餘，長八

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

公不好儒，諸侯冠帶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

溺其中。索隱曰：漉所由反溺乃與人言常大罵未

鄲生陸賈傳

可以儒生說也。鄲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

鄲生所說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使人

召鄲生。鄲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

足。索隱曰：按樂彥而見鄲生，鄲生入則長揖不拜。

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

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夫天下

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

諸侯乎？鄲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

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曰：攝延

鄲生上坐，謝之。鄲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

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贊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正義曰：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

酈生

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繫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索隱曰：適音直，鞏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適戍。又音陟，鞏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曰：以

言不取教倉是漢却自奪其便利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

耒工女下機

索隱曰案謂女工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功

天下之心未有

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

粟

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

塞成臯之險

正義曰即杜大行之道

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距

蜚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

城西南有山俗號飛狐口也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

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

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

酈生陸賈傳

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

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

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

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則齊國可得保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

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

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授孟康曰刑斷無復廉錡也矣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刑音五官反案郭象注攻莊子云立法而刑斷無圭角漢書作刑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

鄴生陸賈傳

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索隱曰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鄴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鄴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鄴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

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
已適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身汝酈
生曰舉大事不細謹成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
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
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
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
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
三世索隱曰疥音界地里志武遂屬蜀河元狩元年中武
遂遂平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敬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坐
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酈生陸賈傳

陸賈者楚人也

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

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菜於陸

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臯適楚賈其孫也以客從高

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

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

索隱曰趙地為南越

尉他音馳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

至尉他雖結

服虔曰雖音推今兵士推頭結○索隱曰雖

字從結且案其雖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箕倨見

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

索隱曰趙地也本各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索隱曰案

崔浩云抗對也為車扼上橫木也抗禍且及身矣且夫
為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
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
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
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
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
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
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
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

陸生陸賈傳

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

他迺蹶然起坐

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
蹶然而起埋蒼云蹶起也

謝陸生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

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

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

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

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

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

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

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樂不若漢渠音詭○

書作遽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

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裏也○索隱曰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埋蒼云有底他送亦千

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

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

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

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

即生陸賈傳

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

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繫後與趙同出非

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

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微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

時呂太后用事欲主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

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正義

曰時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

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

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

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尤反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

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也無父恩公

為也韋昭曰恩汚辱○索隱曰恩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父獸患公也呂太后時

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

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

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

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

徐廣曰務一作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

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

五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言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鄭生陸生傳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贊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

諫不與謀。正義曰。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列傳

無此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

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

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

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官故云。發喪也。方假貸

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
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
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
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曰案崔浩二建以母
在義我不以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
身許人也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統韋昭曰衣服曰統統當為襪
也襪音式芮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統凡五百
反亦音遂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
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

鄭生陸賈傳

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
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閔孺今摠
言閔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
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
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
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太
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太
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
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
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

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

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

○亦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

而卒不誅

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大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

酈生註謂良傳

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

兵助楚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

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

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

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

冠齊王所服必賜謂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

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

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

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徐廣曰

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

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

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
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
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
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
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
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
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
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
王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
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

酈生陸賈傳

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
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眾據陳留
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
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
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
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
大功今獨為亡秦興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
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
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

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
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
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
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
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
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
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
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
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

酈生陸西貝傳

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
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官側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他懾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地理志云馮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

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橫陽邑各在韓韓公子成初封

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從攻安陽正義曰後魏地

安陽城隋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扛里擊趙賁軍於

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曰曲立羽反遇牛恭反司馬

州中牟陽武正義曰鄭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

霸上沛公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

曰謂美號耳非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

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

地邑共音恭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

城是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

也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

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

參殘博索隱曰博大山縣也顧秘監云博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

也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

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也備○正義曰按為齊王

相信五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

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會擊豨一月徙為

代相國將也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索隱謂勃夫而守曰屯○索隱曰如淳云

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索隱曰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索隱曰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

境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

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侯

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

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歙索隱曰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於元反下

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

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

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
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
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及者王武等
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留
南徐廣曰今曰考城○索隱曰破之身得說都尉二
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
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
內擊趙將賁上音肥下音韓○索隱曰漢書共趙賁
軍案此在河北林曹參樊噲之所擊也
置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

傳新成傳

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
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
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
在相州臨漳縣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
一人孟康曰將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還軍敖倉破
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
項冠軍魚泉正義曰魯城之下略地東至繒郟下
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正義曰今繒南至蘄
竹邑索隱曰二邑名蘄在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

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因降曲逆。從擊鯨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

傳新成侯

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歎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緜者。服虔曰：蒯音管。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緜。音裴。漢書作蒯。從蒯。從邑。今書本並作管。蒯音非也。蘇林音簿。惟反。晉灼案功曰：表屬長沙。崔浩音簿。裴反。楚漢春秋作緜。成侯則非。裴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緜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城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

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

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地。陽故城是也。東絕

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不利。下

不利終無離上心

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縹為信武侯戰

不利不敢離上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

二年以縹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

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

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

毀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謚

為貞侯正義曰謚為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

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

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索隱曰鄆蘇林音多屬陳

至元鼎三年居代侯為太常有罪國除

齊斷蒯成侯傳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實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徐廣

曰一無高字又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

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

侯周縹操心堅正索隱曰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

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然可謂篤

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叶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蒯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傳新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成隴西過

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

人虞將軍曰巨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

鮮衣。索隱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

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

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

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正義曰郟音胎雍州

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繁城是也說文云邵炎帝之後姜
姓所封國奔外家也毛萇云邵姜嫄國堯見天因邵而生后
稷故因封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
於邵也

王以狄伐故去幽杖馬箠居岐張曼曰言國人爭

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

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

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

比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此鄭之衆按劉敬

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

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玉無德則

易以云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

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

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

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

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

而為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

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

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

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
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
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
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
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秦戰國策蘇秦
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
勢形便此所謂天府
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
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脰張晏
曰脰未
疾隴也○索隱曰搯音厄脰音胡浪反一音
胡剛反蘇林以為脰頸大脉俗所謂胡脉也

劉敬叔孫通傳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
亦搯天下之脰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云不如
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
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即日
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婁敬叟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
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
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
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
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
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為
反下許又反也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

曰兩國相擊此宜各矜見所長韋昭曰李張務大也今臣往

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言膂力為反春音樓瘠瘦也漢書作齒音漬此尚肉也恐非此必

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馬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

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

今廼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叙反也壞也械繫敬廣

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馬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

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民日以

劉敬叔孫通傳

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

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

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

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

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

不能願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

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

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
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
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天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
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高
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
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主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
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

劉敬叔孫通傳

新秦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

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

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

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

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敬徙所

言關中十餘萬口

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

多皆此時
所徙也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各何索隱曰薛縣各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蕪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

劉敬叔孫通傳

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
 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
 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
 襲索隱曰齊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
 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
 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幾音祈
 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
 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
 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

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

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

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

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

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

類集云：大猾，狡滑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

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入。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

將塞旗之士。張晏曰：塞，卷也。瓚曰：拔取曰塞。楚辭曰：朝塞

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塞。許慎云：塞取也。諸生且待我

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

劉敬叔孫通

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

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

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

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

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

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

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

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
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
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
忍為公所為，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
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鞞，案如傳曰：置設綿蕞為習。隸，處，蕞謂以茅剪樹地為。蕞，音音。茲會反。賈逵云：東茅以表位為蕞。又纂文云：蕞，今之。纂字包。音音。即。院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

劉歆叔孫通

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隸

索隱曰：隸亦習也。音異。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十月。

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

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

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

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

徐廣曰：傳言趨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

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

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

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為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

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於是皇帝輦出房百

官執職傳警徐廣曰一作職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服

而輿為尊也職音職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

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

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上有禮也古人諸侍坐殿

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三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

置酒無敢謹謹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

劉敬叔孫通傳

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意以為郎叔孫通

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

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

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

之故發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

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

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

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

無菜茹為啖。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其可背
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云淡薄味也音唐敢也

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

汙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高

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

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

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

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

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

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

劉敬叔孫通傳

宮本秦之興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

也漢太后常居之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廼作複道方築武庫

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

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

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

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

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

作複道故言乘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

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

地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

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
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
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櫻即願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
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
之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
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
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
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

劉敬叔孫通傳

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訕索隱曰音倒道固委蛇索隱曰音移
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

履藉衆幹 裘非一狐 委輅獻說

縣絕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

俠所謂權行刑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專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專音並音名反其義難喻

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窮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告匿罪及三族季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

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

布許之廼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

廣柳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墳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

相協最為通允故礼曰設柳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礼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
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
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輶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案謂輕車一馬車也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
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
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
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
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
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

季布傳

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
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
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
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
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
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推剛為柔朱家
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
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吕后不遜吕后
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

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說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勒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酣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

季布

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又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事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事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實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

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

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
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指季布曰楚人
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
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
僕之深也季布廼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
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
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
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表絲匿
索隱曰盜字絲長事表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

季布梁布傳

司馬

如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

中尉郵都不敢不加

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

索隱曰籍音子亦反

當是時

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

晉灼

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各固

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

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

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

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

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爰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

游

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衆為酒人保漢書音義

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

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

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

臧荼反漢擊燕虜布與主彭越聞之廼言上請

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

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

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

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

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

季布樂布傳

亭之

索隱曰趣音促亭音普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亦趣向之也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

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

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玉項氏不亡天下

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

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

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

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亭於

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手齊有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貴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今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獲典軍徐廣曰獲一作屨一曰覆駟案孟康曰獲復屨而下去舉旗則覆軍為是愈於獲之與復者也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

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冀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欒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寃
誠知所處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

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

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

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

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

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

令○索隱曰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王兵柄弗能正。呂后

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素
日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王義曰吾與
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盜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
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
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
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
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
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前地上弗用

袁盎昆蟲錯傳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
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轆車傳送袁
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
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
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
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
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
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

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璣曰大臣共尚未可知故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子孟賁夏曰不測也賁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繆所殺賁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冉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

袁盎昆池錯傳

何盎曰淮南王有二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

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

大體恍惚官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

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

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說盎曰徐廣曰說君與關廷

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

車前曰臣聞天下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

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

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

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攀轡上曰將軍怯邪

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索隱曰案張揖云恐

堂邊垂恐

百金之子不騎衡

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指身不騎衡如淳曰

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奇音於岐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

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楯者云楯是也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今陛下騁六駢

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

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

郎署長布席

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

袁盎引卻慎夫

人坐

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

慎夫人怒不

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袁盎曰詭錯傳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

彘乎

張晏曰戚夫人

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

賜盜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

中調為隴西都尉

如淳曰調選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徒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

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

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苛時說王

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

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
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
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
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
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詭說曰君
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
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
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
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袁盎鼂錯傳

嘗不止其輩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
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
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
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
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
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
袁盎授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
聞鼂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

夫袁盎

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
治盜宜且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
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
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目不宜有奸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
告袁盜者袁盜心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
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盜入
見鼂錯在前及盜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
盜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
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盜為太常
竇嬰女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

袁盜鼂錯傳

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
及鼂錯已誅袁盜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袁
盜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
兒文穎曰婢也。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
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盜驅自追之遂以侍
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盜使吳見守從史適為
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一石醇醪會
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
引袁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

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

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親有親老吾不足以

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

道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辟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

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云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袁盜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杖令人見也

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

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

為楚王袁盜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盜

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袁盜晶錯傳

劇孟嘗過袁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

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湯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

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

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親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

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

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

之皆多袁盜袁盜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壽

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盜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

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益言不宜立梁王以此怨益曾使

人刺益刺者至關中間表益諸君譽之皆不容

口乃見表益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傳曰曹輩備之表益心

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

殺盜安陵郭門外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遂刺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朝音朝錯音厓一如字讀案

之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

與維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

所學申商之法

表益鼂錯傳

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

試射策中甲科補郎庚云百石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

錯為人峭直刻深韋昭曰術岸

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

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

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

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璜曰茂以其辯得幸太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竒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卿一作三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壝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壝垣。索隱曰壝音乃亂反。謂壝外之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壝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壝。乃壝中垣。正義曰上人緣反石

及盎龜錯傳

壝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龜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䟽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讟多怨公者。何也。龜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各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

袁盎曰：鼂錯傳

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執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

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
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
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
則云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翳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緒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

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

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此言為騎郎蘇林曰犀錢若出穀也如

淳曰漢儀注此言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隱曰此言音子移反字苑云此皆積則也事孝文帝十歲

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仲之產不遂

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

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省讀釋之既朝

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甲之母甚高論令今

可施行也索隱曰案甲下也欲令且甲下其志無甚於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

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索隱曰漢書表尉秩三百石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

漢書之馮唐傳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晉灼曰音喋。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多言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索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海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

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

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

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

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

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

居北臨厠李奇曰霸陵北頭厠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章昭曰高岸夾水為厠○索隱曰劉氏側音初吏氏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

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

張釋之馮唐傳

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

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擲徐廣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斷陳絮添其間徐廣曰紵一作錯馴案漢書音義曰紵絮以添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斷音側略反絮音女居反案斷陳絮

以添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比目善釋之前進曰使

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

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埤擲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鄴山發北

山石擲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擲取其精牢釋之若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擲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

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使其其中無可

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

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

岸之中。索隱曰張晏巨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

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

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

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

安縣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

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

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

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

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

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

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

顏云公謂

不私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

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

當棄市上天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

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

以醫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

張釋之為唐侍

六十三

8

不若盜長陵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拍

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

杯飲鄭氏云杯手搦之字從手字本或作孟言一勺一杯兩

音並通又音普日烟反杯者埽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拍

言故以取土譬言有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掘恐傷迫切先

帝故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

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

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間漢書作啓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

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

故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

張釋之馮唐傳

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

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

王生老人曰吾職解正義曰上萬越顧謂張廷尉

為我結鞶索隱曰結音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鞶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

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鞶欲以

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

之卒其子曰張執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

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

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

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問唐曰父

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惟之也

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

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

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

張釋之馮唐傳

云官士將驪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

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

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備上書前云昧死案志

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涕為本初敷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

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

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獨

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逆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

西北十里漢朝郡縣是也殺北地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都尉昂索隱曰案上都尉姓孫

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板曰闔索隱曰板音

其月反○正義曰闔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

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

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

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遺選

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海云

張釋之馮唐傳

穀音機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

晉灼云百金喻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搭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

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擔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

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

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

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今顏聚代之

索隱曰聚音似前反漢書作最最本齊將正義曰絕瘦也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

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

日一推牛鄉食實安軍吏舍人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擊也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案謂庶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

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詐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伍同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案莫訓大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

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曰

陵反謂數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

張繹之馮唐傳

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季牧弗

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誦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教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

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

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

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

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三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表盜

太子懼法

齊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季齊

收功魏尚

第四十二卷終

正釋之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

曰洛州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溫

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

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

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

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

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

人以奮為中涓正義曰願師古云中涓官各居中而受

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烟戚者皆居之故各其里為

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

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逸選可為傳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顧師古云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

乃石張

為少吏來歸。過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也。為音子。為反。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使坐。坐音如。座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音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正義曰百官表云郎

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

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

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

下直入子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竊問

侍者取親中裙廁徐廣曰廁築垣短身自浣滌板也音

則園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滌為甕甕音且言建又

自洗滌廁甕則甕滌除穢惡之次也呂靜曰械箭製器也音

威豆駟案蘇林曰膾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容行清也

孟康曰則行清箭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

子孟康曰則行清箭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

謂之齋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侯箭廁此最廁近身

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膾短

板以築廁也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

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

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

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各

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

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

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

萬石君傳

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
 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
 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
 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
 字下曲而五
 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
 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
 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
 太僕御出上問車
 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
 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
 然猶如此為齊
 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

萬石張叔真

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
 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
 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制詔
 隱曰案漢書而知也
 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
 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
 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
 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
 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
 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

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城損之不能服反受其過

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

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

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

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

相意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驚

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

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

者路天子曰君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

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

萬石張叔傳

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

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二歲餘太初

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

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

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

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云縣界也衛綰者代大陵人

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二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大陵人也

謂起踰之也音備謂車軸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為

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音歷

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日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入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索隱

乃若張叔傳

曰施音後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譙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索隱曰案小顏云心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姓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卿之屬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

歲代挑侯舍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昨城為丞相朝奏

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然自初官以至

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

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

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

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

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

方石張叔傳

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

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

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

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顏不疑

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

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

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

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

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文跡也不好立

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

失侯

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半酬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

正義曰任城兗州縣

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

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

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此官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

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重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

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期為不潔清

是以得幸入卧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潔清

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潔淨下濕故得入卧內

後宮比。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秘戲。謂後宮

官者。比。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秘戲。謂後宮

中藏劇宜可秘也。仁常在夢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

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仁曰上自察

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

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

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

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

孟康音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

縣從高祖以入漢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

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

石張叔傳

七十五

六家之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各

二也言治刑法及其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

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

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

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

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

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不

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而周文處調索隱曰案

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調者謂為

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為

即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漸衣周仁

之垢汗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

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調故君

子譏此二人為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

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縮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陘音刑縣名屬中山其先齊

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隱

日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曰喜音許記反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

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文人行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

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成切置廉平趙

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

豨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

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

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

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
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索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虫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是母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
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齧
日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
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等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
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
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等
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
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

田叔傳

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
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
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
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
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母故士卒戰
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
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
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

族然孟舒自覺鉗隨張王教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敝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

田叔傳

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搏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之財物所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苑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嬰相園在兖州曲阜縣南二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堵堵也王軛休

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十反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

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

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

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

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

掌監郡漢有丞相遺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

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治長安城中也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

田叔傳

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

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

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

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

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

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

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 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諫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上口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剡道近山 正義曰括地志

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豔至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豔至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

也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 索隱曰易音以或反言邑小無

田叔傳

高名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 郭璞曰亭卒也○正

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

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

曰無傷也任少卿 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

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

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 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城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

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

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
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
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曰從
此兩人過平陽主王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
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正義曰從以爲郎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欲
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
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

田仁會

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
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
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
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
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
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
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
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
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

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移猶施也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

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

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

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

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

刺史

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負十三按

若今採訪按

以田仁為丞相長史

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

田叔傳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

姦更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

杜杜周也

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

正義曰謂石慶

是

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

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

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

能不畏疆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

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

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

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

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

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

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也不傳

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

田叔傳

好者

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

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

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

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各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

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